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八六六號

電聲月刊

一九三五 第九年 夏季 第三十四冊

THE
SPIRITUAL FOOD
QUARTERLY
PUBLISHED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WANG MING TAO. EDITOR.
29 KAN YÜ HU-TUNG.
PEIPING.

SUBSCRIPTION RATES

50 cents per year

Foreign countries, 90 cents per year

靈食季刊

刊期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編者 王明道

社址 北平甘雨胡同二十九號

定價 全年四冊價銀五角郵費在內

國外價銀九角郵費在內

香港澳門六角五分郵費在內

靈食季刊社出版物目錄

角聲(待版)	本刊編者著	每冊價銀四角
基督的新婦	同	上
重生真義	同	每冊一角五分
信徒鍼砭	同	每冊價銀二角
耶穌是誰	同	每冊價銀一角
基督再來	同	每冊價銀一角
受苦有益	同	每冊價銀一角
寫給受苦的聖徒	同	每冊價銀一角
基督徒的言語	同	每冊價銀一角
現代教會的危險	同	每冊價銀一角
聖經光亮中的 靈恩運動	同	每冊價銀一角
隱密處的靈交	本刊編者譯	紙面價銀一角
購書訂刊寄款在二圓以內可用一分至一角之郵票代價寄款在二圓以上請寄郵局匯票或銀行 支票購書訂刊之信件及匯票支票皆寫「靈食季刊社」收有款之信務請掛號。	布面價銀一角 紙面價銀一角	上
		我爲甚麼信聖經 是你們心持兩意要 到幾時呢？同
		人能建設天國麼？同
		靈食季刊第二年合訂本
		靈食季刊第三年合訂本
		靈食季刊第四年合訂本
		靈食季刊第五年合訂本
		靈食季刊第六年合訂本
		靈食季刊第七年合訂本
		靈食季刊第八年合訂本
		本國郵費在內
		外國及香港澳門郵費另加

靈食季刊第三十四期目錄

經訓

遠避試誘

遲延並不是拒絕

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謹慎你的心

盲目

現代基督教青年會的罪惡

鑒察人心的基督

父母的十六不可

基督徒的處世常識

編者的消息

恩惠超越苦難（詩）（附譜）

底皮

經訓

所以我說，且在主裏確實的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裏剛硬，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爲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所以你們該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爲我們是互相爲肢體，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右錄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三十二節

遠避試誘

「後來她天天和約瑟說，約瑟卻不聽從她，不與她同寢，也不和她在一處。」——創三

十九章十一節。

約瑟所遇見的是多麼劇烈的試探。在波提乏家中作管家掌大權，正在青年的時期，尚未婚娶，主人的妻子這樣引誘他。假使他和她有苟且的行為，又有誰能發覺？有誰敢干預？但這位守身如玉的青年人，竟能這樣敬畏神，深明大義，不肯「作這大惡得罪神」。這是何等令人羨慕令人景仰的事。更難能可貴的，就是那淫蕩無恥的婦人，「天天和約瑟說，『約瑟竟能始終堅持，不爲她所迷惑。這種堅固的心志，高尚的操守，真不能不令人起敬。如果約瑟是一個飽經世變，受過各種誘惑，遭過各種打擊的中年人，能這樣作倒也不甚希奇。但約瑟並不是這樣的人，他自幼在家中得老父的鍾愛，不幸被哥哥們賣到埃及，在波提乏家中爲奴，因爲蒙神的眷顧得作波提乏的管家，他並沒有走過墮落的路，也未曾受過因犯罪所遭的打擊。只是因爲敬畏神，便這樣拒絕試誘，作了得勝的勇士，約瑟真可作後世青年人的好模範啊。」

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來約瑟勝過試誘最得力的一步就是「不聽從她，不與她同寢，也不和她在一處。」約瑟真是一個明智的人。他曉得他若不遠離那個淫蕩的主婦，早晚必要陷在她的誘惑中。所以他不但「不聽從她，不與她同寢」，並且「也不和她在一處。」這樣就使她沒有誘惑他的機會，一方面又可以使自己不致因偶有軟弱而跌倒。因為他這樣作，他纔能在這種極危險的景況中得了最後的勝利。

勝過試誘的第一步就是遠避試誘。平日蓄精養銳，到仇敵來攻的時候，起來與他們週旋，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連日與仇敵交鋒，總不得休息補充實力，任憑你的軍力怎樣雄厚，也難免有力盡筋疲爲敵所乘的那一日了。基督徒在這個撒但掌權的罪惡世界上生活，總是不免遇見試誘的。但只要作得到，我們就當盡力遠避牠們，好乘機休養準備，有一日到了不免與牠們接觸的時候，再盡全力與牠們戰鬪。這樣是不難得着勝利的。如果能遠避試誘卻不遠避，倚仗自己的剛強與試誘狎玩，總有一日失於謹慎或是發了軟弱，陷在試誘中，遭遇不堪設想的大失敗。多少敬虔剛強的聖徒陷在極大的罪惡中，就是因爲這個緣故，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啊！

尤其是男人和女人同處，只要有一方面起了惡念，施行誘惑，對方無論怎樣有德行，怎樣不苟且，怎樣強毅，怎樣拒絕，如果不趕快遠離，早晚必有一天發了軟弱，動了情感，失去拒絕試誘的能力。到那時明知是罪惡，是陷阱，竟好像有一種吸力吸着他（或她），使他（或她）不能不縱身跳下去。結果往輕裏說跌得頭破血出，往重裏說也許跌得粉身碎骨。及至遭了禍敗以後，再懊悔以往的愚行，已是大錯鑄成，無法挽救了。

男女往來本是不能避免而且是不必避免的事，但必須光明聖潔，以道相交，以禮往來，不可存邪僻的意念，不可有放蕩的言行。男人和女人往來或同處，必須特別謹慎，特別莊重，以免散但趁他們不小心的時候施行誘惑。一方面若有甚麼不謹慎的言行，如果不是出於惡意，不過是一時失於檢點，對方就應當加以規勸，或加以暗示，好使那不謹慎的人以後不敢不謹慎。如果一方面真是存了甚麼惡意，對方一經證實便不可再加以敷衍，必須照約瑟對付波提乏的妻子的辦法對待她（或他），不但「不聽從她」，而且「不和她（或他）在一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你因為怕得罪人，或顧全情面，或不願意傷害彼此中間的感情，因而當斷不斷，遲早你必有一日陷在罪惡中，懊悔也來不及。這種事情，

我們看見過不曉得多少次了。

有這種情形的時候，如果雙方不過是朋友，或是同學，或是鄰居，還都比較容易離開些。只要一方面有覺悟，有決心，便可以不再多有來往。最難的就是在一處共事，而且起惡意的又是在上位有權柄的一個主人對於異性的僕人起了惡意。一個高級職員對於低級的異性職員起了惡意，在這種情形當中，這個僕人或低級的職員就要感到困難了。迎合主人或高級職員的心呢，明知是犯罪，前途有不堪設想的危險，盡力拒絕起惡意的人呢，困難就要發生了。那存惡意的主人或高級職員見這個異性的僕人或低級職員不肯接受他（或她）的善意（其實是惡意），必要羞惱成怒，遇事尋隙，痛苦困難就要相繼而來了。再進一步也許不知甚麼時候飯碗就會被打破。在這種情形之下，許多人因為想避免困難，減少痛苦，或顧全地位飯碗，就不得不從權對付。在起初並沒有意思失身於歹人，不過爲暫時之計，不得不這樣敷衍，好減少痛苦和困難，維持自己的地盤。誰想到男女中間本來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吸引力，起初不過是無心的敷衍，弄到後來竟至作繭自縛，弄假成真。多少人就是這樣喪了貞操，陷在罪中，釀成不堪設想的禍患。「一失足成千古恨。」

天下還有比這個更痛心的事麼？

既知道這種危險就應當及早豫防，別的事可以從權，可以敷衍，這種與德行、貞操、名節，和一生的前途極有關係的事，不當有絲毫的敷衍和退讓。受痛苦可以，感困難可以，就是打破了飯碗也沒有甚麼不可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何況一個信徒只要敬畏神，並沒有餓死的理呢。更何況因為希圖避免暫時的痛苦和困難，結果常是弄出千百倍大的痛苦和困難來呢。我們所聽見所看見的許多令人痛心的事實，還不足以作我們的借鑑麼？

神不虧負人的。看約瑟因為敬畏神拒絕惡人的誘惑，當時雖然吃了虧，遭了不白之冤，但神的日子一到，他便在一旦之間從監獄裏升到法老的朝中，作了宰相，和埃及全國人的拯救者。假使約瑟當時因為懾於主母的威脅，以致委曲求全，請問神能不能這樣賜福與他並且這樣重用他呢？今日若有甚麼屬神的人能像約瑟那樣敬畏神，不顧利害損益，勇敢無畏，遠離惡人，抵擋罪惡，或者他也要像約瑟那樣遭損失受痛苦，但遲早必有一日他也要像約瑟那樣蒙神拯救，蒙神賜福，蒙神使用。無論今生是不是會有這一日，基督

再來的時候一定要有這一日的。

豈但兩性間的試誘應當這樣遠避呢？無論那一種試誘，只要能遠避的，都應當盡力遠避。萬不可自以爲剛強，與試誘狎玩，以致自蹈危機。如果有甚麼朋友能吸引你，使你墮落，使你遠離神，你不但不要隨從他，而且應當「不和他在一處」。如果有甚麼娛樂能敗壞你的德行，使你陷在罪中，你一次都不可去嘗試。如果有甚麼書報圖畫能使你的眼你的心沾染污穢，你一次都不可去閱讀。如果有甚麼地方能損害你屬靈的生命，你一次都不可走到那裏去。與試誘接近與試誘狎玩的人遲早必要陷在試誘中，到那時懊悔自責也來不及了。那是何等可怕呢！

親愛的閱者，一句要緊的話總要記牢——戰勝試誘的第一步就是遠避試誘。

一九三五，五，九，西安。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玷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爲有福。〕

詩第一篇一二節。

〔不可行惡人的路，不要走壞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經過，要轉身而去。〕箴四章十四、十五節。

遲延並不是拒絕

G. H. Knight 原著

「神所揀選的人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爲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麼？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麼？」——路十八章八節。

主在這裏不是多講論爲個人自己的需要所奉獻的禱告，乃是多講論爲他的國臨到世上這件事所奉獻的禱告。他在這裏勉勵我要不住的代求。他指示我，雖然我應當時刻豫備，不知道我的主甚麼時候來到，但若是祂遲延許久還未曾來，或是祂似乎掩耳不聽我頻頻的呼求，我不當因此灰心喪膽；因爲不間斷的呼求必要得着一個有榮耀的應允，這種應允或者在人未曾期望的時候「忽然」來到，並且祂遲延的時期越久，臨到的時候所有的能力也越大。所以我當「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我必須勉勵自己多在這種禱告中有分，過於我平日所作的。我這樣作能榮耀我的主。我主的命令催促我這樣作，我這樣作能使我的心靈得着好處。若是我忘記主所給別人的好處，我就不能期望我個人的禱告得着大的允諾。在禱告中以自己爲中心，像在別的事上以自己爲中心是一樣的有害。

在古時的豫言中論到基督有話說，「人要常常爲他禱告。」我可以爲基督禱告，像他爲我那樣禱告一樣，這真是我所得的一種奇異的尊榮；然而我在這件事上是怎樣太少像他！我在世上所能作的事工再沒有別的更像他現今在天上所作的大工；因爲「他是長遠活着替他們祈求。」當我爲罪人祈求盼望他們悔改歸向神的時候，我正是效法他說，「今年且留着，以後若結果子便罷。」當我爲親戚朋友祈求的時候，我能提到他們，正像他爲「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一樣。當我爲教會成聖祈求的時候，我不過是響應約翰福音第十七章所記載的那大祭司的禱告。經上論到他說，「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施行審判。」當我毫不灰心去禱告的時候，我真最像他；我在地上也當不住的祈求，正像他在天上所作的，「直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脚下。」巴不得我能更多效法這位總不停息但也總不着急，時常作工，並且時常代求的基督！但我不能說一位聖徒所說過的話，「代禱的本分是我最少忽略的一樣事；」因爲這件本分或者正是我和極多的門徒最多忽略的。

要幫助我作這件事，我當注意三件事：第一，基督自己曾指示我祈禱的次序，他教訓

我先說，「你的名被尊爲聖，你的國降臨，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這以後纔說，「賜給我日用的食物，赦免我的罪愆。」我將他放在前面的事放在後面，將他看作次要的事當作最重要的呼求，這真是大錯了。第二，聖經中的記載顯明神尊重人的代求，賜給他們大的果效，過於人爲自己祈求所得着的，他所以這樣作或者就是因爲這種祈求少有自私在裏面。第三，教會中每一次的大復興都是藉着代求起始，而且又是藉着代求收到完全的果效。教會所有大的復興大的前進沒有一次不是藉着懇切恒久的祈禱所得來的。這種代求沒有一次得不着神的應允。弗蘭克令說的一句話正可發明這個真理；他說，「燃着了乾枝，那些青的也就會燒起來。」若是教會燃燒起來，世界就也會被燃着；這種燃燒是藉着祈禱而來的。

藉着勞力和祈禱要得世界歸向基督這件事工，看着確實好像極爲遲緩，除去信心的眼睛以外，無論誰的眼睛看這件事工都是毫無指望的；因爲只有一種欺騙人的樂觀主義的謬說，能使我不因着世界這種實在的情形而戰懼失望；數萬萬人全然不知道基督的道理；有名無實的基督教國家中又有三分之二陷在一種背道的情形中，並不見得

比那些世上的邪道更好一點，在那其餘的三分之一中也不過只有很小的一部份人是真實屬靈的基督徒。若是我注目觀看從已往的這許多世紀中所得着的這很微小的果效，然後再計算照着這種速度進行，基督所得的勝利將要遲延到甚麼時候方能實現，恐怕我所得的除了失望以外，不會再有別的了。

但我主的話鼓勵了我。若是在他看千年如同我看一日一樣，那樣他的「快快」或者不是我的「快快」。完全的勝利或者不過方在地平線上。雖然這樣，他自己早已料到我要有這些疑惑，因此升到神的右邊在那裏祈求，正如他要我在地上祈求一樣。若是我以前的祈求未曾蒙應允為理由便止住不再祈求，那適足證明從前的祈求並不是信心的祈求。在真有信心的人看來，遲延未得着所求的，只是一個確據，證明得應允的時期比以前更近一些罷了。

我們因為神現今仍是像以前那樣到處受人輕慢以致憂愁，真是一件好事。他仍然「畫記號在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的事歎息哀哭的人的額上」與神表同情為人的罪惡哀嘆是好的。但如果「歎息」是好的祈求必定更好。「歎息」是一件並不能作甚麼

事的東西。「祈求」能使事物轉好，能使神的恩惠大大降下的祈禱，必定是不怕向神求大事的祈禱；這種祈禱求神的應許中所包含的一切，求基督的功勞所買來的一切，求父的大愛所能給我們的一切，不以所求的爲太多。這樣作一個「呼籲神的人」是基督徒的特權，也是基督徒的本分，因此在我今世的生活未曾過去以前，我當時常特別叫着名字爲我地上每一個朋友祈求，爲大地土的各國各族祈求。代求應當像每時浸潤我的空氣那樣。當我讀到日報，看見各國各地各城不斷發現的那些犯法，作惡，災禍，苦痛的事蹟，以致心中憂苦的時候，爲甚麼不隨同所讀這使我的心愁苦的記載在神面前獻上一次無聲的祈求呢？當我寫信給一位在遠方的朋友的時候，爲甚麼不用祈禱封緘我所寫的這封信呢？當我走在街市中，看見殘酷的行爲，聽見邪惡的聲音的時候，爲甚麼不立時爲這些作惡的人祈求呢？就是坐在拜神的會堂中的時候，爲甚麼不當爲坐在我旁邊的人祈求，爲講道的人祈求，使他所講的話有從上面來的能力，爲聽道的人祈求，使他們因着所聽的道心中受感呢？我自己的心靈不是因此要與我的主有更真實的交通麼？我自己在愛心和熱誠上不是要因此多有進步麼？

我的主論到禱告所發的末後的問題，大約不多是對門徒而發，乃是爲他自己而發。——不是一個問題乃是自言自語——「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麼？」告訴我們在那已往一切的祈求都要完全蒙應允的大日子未到以前，這種總是祈求總是期望不因遲延而失望的信心，幾乎在門徒的心中已經不能再找到。世界和教會在主顯現以前將要漸漸變好的事乃是一種好的幻想，基督自己並未這樣思想。他指示我們說，末後的日子世界要壞到極點，對於他的應許所有的那種信心差不多不可復見。世界要有一種空前的敗壞，像洪水以前挪亞的日子一樣；正在他要來「爲他自己所揀選的人伸冤」，應允他們多年的呼求以前，他的門徒要比以前更減少，比以前更加失望灰心。他所說的「快快」譯作「忽然」當更好些；這話暗示我們說他來是人所未料及的，正像一種意外的災禍一樣。正在全世界都說「他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裏呢？」的時候，他要興起，將他自己顯明出來，他面上的光要像一把審判的利劍。所以當一切事物似乎都是越變越壞的時候，我不用驚慌；我知道因着這些事他的降臨必是近了。我至少要作一個「呼籲他的人」——「不要使他歇息」直到他在各處建立了他榮耀的國，這事是只有他能作的。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五章十至十二節。

我們每逢讀到這一段經文的時候，便容易想到這是指着那些在教會遭壓迫的時代受逼迫的信徒說的。我們讀教會歷史看到福音初傳入一個地方的時候，那些傳道的人和那些信道的人是怎樣遭遇衆人的反對和攻擊，往輕裏說受人的嬉笑責罵，往重裏說，也許被人屏棄，被人毆打，被人下在監裏，被人置於死地。基督的福音初傳入東亞的時候有這種情形，基督的福音初傳入西歐的時候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讀古代的教會歷史，便知道在一至第三世紀那二三百年間在羅馬國有多少基督徒因為基督的名遭逼迫被殘殺，有的被人用刀殺死，有的被掛在木頭上，有的被人用火燒死，有的被投入野獸鬪格場中，果了野獸的肚腹。我們讀到這些為道捨命的聖徒的事蹟，再想到主耶穌所說人為他的名受逼迫在天上必有大賞賜的應許，便覺得這些人真是有福。他們為神的

道爲基督受這樣大的逼迫，將來在基督榮耀顯現的時候，必定要得大賞賜，享大榮耀。我們同情他們的遭遇，我們更歆羨他們所要得的應許，我們哀嘆我們自己竟沒有這種爲基督的名受逼迫的福氣，我們恨我們自己無法得他們所要得着的賞賜。

其實仔細思想起來，豈但他們有這種爲義受逼迫的福分呢？真誠信主愛主的人，那一個沒有爲義受逼迫的機會呢？只要一個人真心信主，忠誠愛主，不久就會有逼迫，辱罵，攻擊，毀謗，相繼而來。古時是這樣，在這撒但掌權的世界上，真愛主的人決不會不遇見世界的逼迫。我們的主曾對門徒說：「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但他們因我的名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因爲他們不認識那差我來的。」——約十五章十八至二十一節。我們若深深明白了這一段話，就可以曉得除非我們不眞屬基督，不然決不能避免世界的逼迫的。

真屬基督的人受世界逼迫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所信的是他們所不信的。我們信神，我們信聖經，我們信神的警告和應許，我們信基督爲我們的罪被釘在木頭上，又從死人裏復活，將來還要從天上降臨，接我們到他那裏去，叫我們永遠與他同在。我們信神要向這邪惡的世界施行審判，然後建立他的國在地上。我們所信的這些寶貴重要的真理，在拜偶像的人看是異端，在無神派和唯物主義者看是迷信。我們知道我們的信仰既不是異端，又不是迷信，乃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無奈世上的人都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顛倒是非，淆亂黑白。「稱惡爲善，稱善爲惡，以暗爲光，以光爲暗，以苦爲甜，以甜爲苦。」因爲這個緣故，真信基督的人便要因爲他們的信仰遭遇世界的反對，逼迫，毀謗，笑罵了。信仰越堅固的信徒遭遇的逼迫也越劇烈，這本是在情理中的事。

真屬基督的人受世界逼迫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爲他們要遵行神的旨意作他所喜悅的事。魔鬼是與神爲敵的。現在的世界既臥在那惡者的手下。（約壹五章十九節）自然世人所作的都要照着那惡者的意思。於是世界和屬基督的人便要處處發生衝突了。屬魔鬼的人存心說話作事都要弄詭詐行虛偽，屬基督的人卻要凡事誠實正直；屬魔

鬼的人崇拜金錢，屬基督的人卻要一心敬拜神；屬魔鬼的人凡事以人的意思和自己的私見爲標準，屬基督的人凡事以神的旨意和聖經中的教訓爲標準；屬魔鬼的人營私舞弊，損人利己，屬基督的人公正無私，事事爲別人打算；屬魔鬼的人和屬基督的人非但所走的道途完全不同，而且事事都是相反，屬魔鬼的人如何能容忍這些與他們背道而馳的基督徒不事事掣他們的肘？無怪他們看那些信主的人爲眼中的釘，目中的刺，必須除滅他們方肯甘心了。

真屬基督的人受世界逼迫的第三個原因就是因爲他們的光照耀出來，世人因爲自己的行爲不好，不但不愛光，反倒恨光。經上論到我們的主到世上來有話說，「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約一章五節）又說，「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爲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爲受責備。」（約三章十九、二十節）主耶穌是世上的光，（約八章十二節）他也吩咐屬他的人作世上的光。（太五章十四節）一個地方或一個團體中間沒有基督徒的時候，大家所行的事所說的話都是邪惡的，所以誰都不覺得自己的言行爲可恥可惡，因此也都相安。

無事。一旦有一個真屬基督的人來到這個地方，或是加入這個團體，他那誠實聖潔的生活如同光輝照耀，立時便顯出那些人的惡言惡行是何等可恥何等可恨。這些人如果因此自責自恨，痛心懊悔，歸向光明，那自然沒有問題了。無奈除去極少數的人肯這樣作以外，大多數的人不但不責備自己，反倒責備那個基督徒不該將他們的劣蹟顯露出來，使他們難堪，使他們受損失。於是他們便羞惱成怒，起來辱罵逼迫這發光的基督徒了。

真屬基督的人受世界逼迫的第四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動作不為世人所了解。他們憑着信心看見了愛他們的神，買贖他們的主，和主為他們所豫備永存的家鄉，並天上一切美好的應許。因此他們的生活動作便與那些不信的人有了極大的分別。世人因為不信，所以看不見他們所看見的，只看見他們是這樣與人異趣，便由驚奇而發生誤會，由誤會而向他們施行攻擊和侮辱，於是他們便因此又受逼迫了。基督徒因為愛主的緣故，離棄罪惡，屏除嗜好，願意忠誠服事主，不信的人不能了解他們，硬說他們假充好人，別有用心。基督徒因為順從神命的緣故，不取不義的財物，不與世人相競爭，甘心忍受種種的損失，不信的人不能了解他們，硬說他們因為信道入了迷，發了癡，成了癲狂的人。

基督徒因為要保守自己清潔的緣故，不肯隨從衆人去舞弊營私，作偽欺人，結黨分爭，兇殺鬪狠。不信的人不能了解他們，硬說他們包藏禍心，破壞衆人的利益。基督徒因為愛人的緣故，願意將自己因信福音所得的好處分給別人，因此熱心向人宣傳福音，希望引人歸主得救。不信的人不能了解他們，硬說他們想藉着領人信基督自己得利益。三十年前中國人說傳道的人在井裏投毒藥，把人拐走，摘眼挖心；最近十幾年又稱呼傳道的人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文化侵略的先鋒。此外還有許多這一類的情形，都是由於世上不信的人不能了解基督徒的心意，於是誤會而發生種種的逼迫，因此基督的門徒便舉步都是荆棘了。

真屬基督的人受世界逼迫的第五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指證世人的罪。我們的主會對他的弟兄說：「世人不能恨你們，卻是恨我，因為我指證他們所作的事是惡的。」約七章七節。真屬基督的人一定像他們的主，也一定作他們的主所作的工，在這些工作中有一樣就是「指證人的罪惡。」愛主的人指證人的罪惡並不是要洩自己的怒氣，快自己的舌頭，或是為要敗壞別人的名譽利益，乃是為要幫助人悔改離開他們的罪，引他

們到基督面前來，使他們得蒙拯救。不過要領人悔改得救，必須先使人認識他們自己的真面目，知道他們自己的罪惡和危險，然後他們方肯來尋找救主，接受救恩，因為這個緣故，基督徒要領人信主得救，勢不能不一指證他們所作的事是惡的。」但這一件事就是大多數的世人所不能忍受的。人的性情都是喜歡受人的譽揚，得人的稱讚，不願意聽逆耳的忠言。如今基督徒不但不譽揚稱讚人，反倒「指證他們所作的事是惡的。」又何怪他們遭遇世人的恨惡逼迫呢。

明白了這些原因，我們便看出來若不是世上的人都悔改信了主，屬基督的人只要忠誠事奉主，一定是免不了受逼迫的。魔鬼在世上掌一日大權，基督的忠徒就要受一日逼迫。但我們確實的知道在基督再來拘禁魔鬼以前（啟二十章一至三節）魔鬼總是在世上掌權的。那樣，我們也就確知在這邪惡的世代中基督徒總要受逼迫。自然這不是說所有的基督徒所受的逼迫都是相同的。有的在家庭中受逼迫，有的在同學或同事中受逼迫。有的受鄰里親友的逼迫，有的受一切認識的人的逼迫。有的受人嘲笑藐視，有的受人辱罵毀謗，有的遭人屏棄反對，有的被人攻擊殺害。經上明明的告訴我們說，「凡立志

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三章十二節）事實證明這話是一點不錯的。

爲主耶穌的名被人殺害，與爲愛主的緣故天天忍受人的侮辱攻擊，這兩件事究竟那一件更困難更有價值呢？乍一聽來，我們總以爲一個基督徒能爲主的名捨命流血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這樣的人必定在主面前得大賞賜。其實若仔細思想起來，便曉得一個基督徒爲愛主的緣故天天忍受世人的侮辱攻擊，能始終不跌倒，不退後，不與罪惡妥協，不和世界携手，這件事的困難和牠的價值一點不在爲主的名捨命流血以下。並且爲主的名爲持守眞道忍受長時期的辱罵逼迫，常是較比在一個短時間內爲主的名爲持守眞道捨命流血更艱難，更不容易作到。俗語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也是這個意思。在一日之間爲主的名爲持守眞道捨命流血，只要那一天剛強勇敢便可以辦到。但天天爲主的名爲持守眞道繼續着忍受世人的笑罵，毀謗，攻擊，逼迫，無論如何不改起初的志願，不與罪惡妥協，不投降世界，幾月幾年甚至幾十年如一日，這需要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勇敢，更大的順服，所以這種勝利也更大，得着這種勝利的戰士在他們的元帥頒賞

的時候所要得的賞賜也更大。因此主耶穌說，「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我們常羨慕那些爲主的名爲持守眞道捨命流血的聖徒所立的戰功，並他們所要得的賞賜。但我們卻忽略了那些爲主的名爲持守眞道天天忍受辱罵毀謗攻擊逼迫的聖徒所立的戰功，並他們所要得的賞賜。雖然我們不能都作爲道捨命的聖徒，但我們都能作爲道忍受諸般辱罵逼迫的勇士。雖然我們現在遇不見第二三世紀的聖徒所遇見的那種羅馬帝國的迫害，但我們卻都可以建立那些聖徒所建的戰功，並且得着他們所得的賞賜。我們真當感謝神，因為他給我們這種「與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與他一同得榮耀」的權利。

或有人問，照這樣講起來基督徒在世界上無論如何是決不能不受逼迫的了，但爲甚麼有許多基督徒一點不受世人的逼迫，有些基督徒甚至還到處受人的愛戴歡迎呢？是聖經上的話不盡可靠呢？還是另有別的原因呢？我要回答說，聖經上的話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我們也會清清楚楚看明白了基督徒必定受逼迫的原因。如今這些基督徒一點不受世界的逼迫，乃是因爲他們並不屬基督，卻屬世界。「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

己的。」我們確實看見許多稱爲基督徒的人除了頂着一個基督徒的頭銜以外，在各樣的事上與世人實在毫無分別。他們不信聖經中種種的要道，至多不過談談耶穌的人格，道德精神，愛心，和他所講的那些好教訓而已。他們既然毫無信仰，自然不至惹出世人的攻擊笑罵，世人不但不說他們迷信，還要稱讚他們爲有理性的基督徒。他們所行的路也與世人所行的一樣。他們並不要順服神的旨意，只一味效法世界，討世人的喜悅。他們凡事迎合世人的心靈。他們只求不得罪人就彀了，至於是否得罪神，在他們看那滿不算甚麼要緊的事。他們既然與世人同走一路，世人自然也就以他們爲良友，爲知己，爲同志了。談到發光，更不用提了。他們既與世界同流合污，還能發甚麼光？既不發光，自然也就不會招黑暗勢力的恨惡了。他們既凡事與世人一樣，世人也決不會誤會他們。他們更不會指證世人的罪，因爲他們自己還完全生活在罪中。這種人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自然他們也不是屬基督的。他們在教會中真是教會的大不幸。他們是魔鬼的間諜，是魔鬼差來攻擊基督徒的便衣隊。若是沒有他們，基督徒只要忍受外面的攻擊就好了。如今有這般人混迹在教會裏，屬基督的人要感到加倍的困難。他們一方面必須忍受不信的人的逼迫，一

方面還要忍受假信徒的逼迫。有時我們還會看見假信徒公然和不信的人攜手，連合起來向屬基督的人橫施壓迫。這種假信徒雖然自稱為基督徒，其實他們與不信的人同隸屬於一位主人——魔鬼——的權下。他們與不信的人是一家，世人不但不逼迫他們，而且還要歡迎他們，與他們合作。真屬基督的人總不免因他們的信仰和德行受不信的人的輕看，譏誚，辱罵，毀謗，攻擊，逼迫。但這些事是不會臨到假基督徒的。

自然也有一些真基督徒不受世界的逼迫。但這些人是軟弱失敗的基督徒。他們實在是真信主的。他們會悔改過，也實在得了主的拯救。他們篤信聖經中的要道。他們心裏願意遵行神的旨意。他們也想為主作發光的見證。不過他們因為膽怯畏葸，怕遭遇世界的辱罵逼迫，所以不敢發表他們的信仰，不敢抵擋罪惡，不敢為主作證，甚至因為環境險惡的緣故，連承認自己是基督徒都不敢。他們這樣作，固然可以避免世界的逼迫，然而他們總不會有甚麼喜樂，平安，和能力。他們總不能享受那種剛強勇敢的基督徒所享受的屬靈的福祉，更決不能得那些得勝的基督徒所要得着的天上的大賞賜。他們因為逃避地上的十字架，便失去了天上的冠冕。

親愛的基督徒啊，容我們現在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剛強起來，作主耶穌勇敢的戰士。不因為環境險惡便退縮，不因為世界的壓迫使投降。世人和假基督徒的嘲笑辱罵毀謗，攻擊都可以和和平平的忍受，但對於真理始終要持守，對於神的旨意始終要遵行，對於惡人的誘惑始終要拒絕。爲這個無論受甚麼損失，遭甚麼羞辱，都不要推辭。這是天下的大勇；這是真正的勝利。這樣的基督徒纔能爲基督作發光的見證。這樣的基督徒纔能得着基督所應許榮耀的冠冕。

「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可八章三十八節。

「親愛的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爲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歡喜，因爲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你們若爲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爲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爲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若爲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彼前四章十二至十六節。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二章十節。

一九三五，六，三，北平。

一本信徒必讀的書

信徒鍼砭是本社今春出版的一本書，內容共十七篇關於信徒人生的忠告提醒和勸戒。各篇會先後在靈食季刊內發表，現在特將牠們集合在一處，印成單行本。全書一百零六頁，三十二開本，價銀二角，本國郵費在內。各篇名目列下：

- 屬靈生活測驗表
- 基督徒啊謹慎你自己
- 謹慎你的眼睛
- 謹慎你的耳朵
- 慢慢的說
- 怎樣保守我們的信用
- 幾種不可結交的朋友
- 誰是你真實的好朋友
- 關於處世待人的幾句話
- 關於錢財的幾句話
- 關於婚姻的幾句話
- 關於交朋友的幾句話
- 怕得罪人
- 幾句重要的箴言
- 一種應當竭力改正的惡習
- 前車已覆後面的車謹慎些
- 安全中的危險

謹慎你的心！

「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章二十
三節。

謹慎你的心！當知道你一生的成敗禍福都以你的心爲轉移；你一切的言語行爲生活趨向都是以你的心爲出發點；你的心思如何，你的言行生活也就如何，心思卑鄙污穢，卻希望言行生活高尚清潔，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不信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人所犯一切的罪都以不信的心爲起原。我們的始祖因爲起了不信神言的心，便違背神命，受了咒詛，落在禍患中。現在撒但仍是設法搖動我們的信心，引誘我們疑惑神，疑惑神的話，疑惑神的慈愛，疑惑神的大能，疑惑神的應許。只要我們一存疑惑不信的心，不久便遭遇不可挽救的大失敗，落在罪惡和禍患中。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貪財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貪財的意念能使你忘記神，離棄神，貪財的意念能遮蔽你的眼睛，使你看不清神的旨意和你自身前途的危險。貪財的意念，

能使你墜落，使你犯罪，使你自己投到禍患的深坑裏去。「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眞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章九，十節。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詭詐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我們的神是信實的。他最憎惡詭詐虛偽。基督徒無論甚麼時候都當存心坦白誠實。寧可因此吃虧受害，被人藐視，不要弄詭詐得罪神。「說謊言的嘴爲耶和華所憎惡；行事誠實的爲他所喜愛。」——箴十二章二十二節。但誠實的言行是發原於誠實的心思。意念不誠實的言行自然不能誠實無偽。因此你當時刻謹慎，總不要存詭詐的意念。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嫉妒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無論甚麼時候看見別人得着甚麼好處，總不可起一點不喜歡的心。這種意念就是嫉妒。人一有嫉妒的心，最先受害的便是自己。嫉妒的人心中充滿了痛苦不安，惱恨忿怒。接着還要犯許多大罪，有時甚至像該隱那樣殺了弟兄。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報仇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屬世界的人不肯饒恕人。有仇總想

報復。但基督的門徒斷不可這樣作。若是神向我們報仇，我們有誰能活一天呢？雖然我們是神的仇敵，神卻使他的兒子爲我們死，救我們脫離罪惡和死亡，又賜給我們許多屬靈的福分。神愛我們這些與他爲敵的人，使我們得作他的兒子。他要我們像他一樣，所以無論別人怎樣惡待你，虧負你，損害你，你總要饒恕他。一時不可容報仇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這纔可以作天父的好兒子。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淫邪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這淫邪的意念起初雖然看着不算甚麼，但你若不在牠萌芽的時候將牠剷除，牠將要越長越大，結果你的身心都要因此受大損害。淫邪的行爲都是起原於淫邪的意念。沒有一個意念清潔的人能犯姦淫的罪。心存淫念的人，縱使不至作出淫邪的事來，但這種意念已經足以阻礙他與神的交通。剝奪他爲主作工的能力，增加他心靈的痛苦，毀傷他身體的健康。所以你當時刻謹慎，總不要容這種惡念在你心裏有一刻的停留。每逢這種意念發生的時候，就立刻呼求神的拯救，這樣你必看見奇異的效果。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自私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神就是愛。」他最不喜悅人自私。

他要屬他的人愛人，如同他愛他們一樣。自私的心與愛心是冰炭不相容的。當你存着自私的意念的時候，你裏面同時決不會再有愛心。所以無論甚麼事，都不要只顧自己的利益，總要凡事顧到別人，爲別人設想一下，使別人因着你得些益處。如果爲幫助別人的緣故，自己必須受甚麼勞苦或損失，你也不要顧惜。主耶穌爲愛我們的緣故，捨棄了天上的榮耀，忍受了諸般的痛苦和羞辱，最後竟甘心被人釘在木頭上。我們所事奉的主是這樣的主，我們這些作他門徒的人應當怎樣存他的心學他的樣式呢。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求名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基督徒一有求名的意念，便要離開神，走入歧途，討人的喜悅，不順服神的命令，並且要作許多違背神命的事。貪財的意念與我們有害求名的意念害我們也不在貪財以下。每逢你想要求名的時候，就當記念主耶穌的警告說，「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就有禍了！」因爲他們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這樣。——路六章二十六節。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驕傲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一個基督徒無論怎樣熱心，怎樣敬虔，怎樣愛主愛人，或是作了多少聖工，行了多少善事，只要一犯驕傲的罪，立時便被神棄

掉，被人厭惡，從極高的地步降到極深的坑中。驕傲是神所最厭惡的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五章五節。但基督徒一有甚麼長處，或是作了甚麼善工，便極容易起驕傲的意念。多少很好的聖徒後來墮落到極可憐的地步，就是因為受了驕傲的害。「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十八章十二節。「凡自高的必降爲卑，自卑的必升爲高。」——路十四章十一節。這些重要的訓言切不可不注意啊。

謹慎你的心！不要容愛世界的意念存在你的心中。這世界上的名利、娛樂、朋友、愛情、衣飾，玩好，交際，飲宴，時常被撒但當作釣餌，來釣取屬神的人。撒但只要能引誘信徒愛世界，便不愁他們不遠離神，更不愁他們不陷在罪中。每逢你起意愛世界的時候，就當記念經上的话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二章十五至十七節。

一九三五·六·五·北平·

盲目 Q. H. Knight 原著

「瞎子豈能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要掉在坑裏麼？」——路六章三十九節。

主的這個問題是從他爲那些拒絕他的話的人所發深切的憐憫裏發出來的。在這裏並沒有甚麼驕傲狂妄，所有的只是無限的哀憐。門徒們還是照他們平常那種好管閒事的樣子對主說：「你知道法利賽人因爲聽見你說心中的污穢較比手上的污穢更可憎以致大大被觸犯麼？」可憐這些頭腦簡單的人！他們教訓他們的主要謹慎些！他們恐怕他說話過於勇敢，恐怕他像以前那樣過於不顧一切的責備那些假冒爲善的法利賽人。他們暗示他這樣招人的仇恨是不明智或不安全的；他們似乎要提醒他應當作些事同這些狂妄抵擋真理的人和解；應當將真理稍微改變一點，將牠那種銳利的鋒鏝磨鈍一些；因爲主說：「不必讓他們去罷；他們所需要的不是和解，乃是睜開的眼睛；他們完全瞎了眼，然而卻自稱爲領路的；別人也這樣承認他們，因爲那些隨從他們領導的人也像他們一樣的瞎了眼。我爲這事哀憐他們；但他們的怒氣一點不會影響我。我知道他們的詳情——他們不知道他們所作的是甚麼；他們以神的智慧爲愚拙，因爲他們沒有能看的。

眼睛。」

我不能不注意我的主是怎样不顧人的論斷；但我也注意在這事下面卻有一種極大的憐憫；在我能大膽抱這種態度不顧世界的論斷以前，我需要有基督所有的這種憐憫的心；由於自滿和驕傲採取一種不顧別人論斷的態度是一件最容易的事。若是我以為自己有較高的知識，因而抱着一種高大自負的理想，或者也容易稱我自己為「信仰的擁護者」，其實我不過是擁護我自己的意見罷了。在我未曾採取我主那種安靜淡漠不顧別人論斷的態度以前，我需要多有我主的謙卑，也需要多有他那種屬天的憐憫。在我斥責別人的盲目以前，我必須確知我自己實在看得見，但我既有我的主所有的那種精神，也就能對於世人向我所發的忿怒毫不介意像我的主一樣。

若是我不要作我的主所責備的那種「領瞎子的瞎子」，我就當嚴重的思想我自己是怎樣的需要完全睜開的眼睛。我或者被召作一個宣揚真理的傳道者；我或者作一個青年人的導師；我或者是一個父親或母親，擔負着一種將神的事教導兒女的使命；我或者只作些幫助他人的事工，在他人良心煩擾不安的時候，信仰方面有甚麼困難的時

候，對於當行的路或當盡的本分有甚麼疑慮的時候，供給他們一些意見。除非我自己常是繼續不斷從神那裏得着毫無錯誤的指導，在這些情形中的任何一種情形中，我都有領人走差路的可能。在這些事中最小的事上，我都需要從上面來的智慧，因為我的一個錯誤在他人心靈中或者發生極大的危害。在比這些低下的事務上弄出甚麼錯誤來，無論所遭遇的那種損失多麼大，較比在屬靈的事上弄出錯誤來都算輕微。如果我是一個「領瞎子的瞎子」，就是在屬地的事務上給人錯誤的指導或者都會弄出極可怕的結果來。我所給人的那種愚昧無知的指導或者使一個極信靠我的朋友到破產的地步。就是在科學、文學、藝術的問題上，錯誤的指導——一個無知領路的人所給的指導——都能弄出許多極不好的結果來。然而這些與在人和神有關係的事上給人錯誤的指導所發生的危險比較起來還算微末的事。在這個地方我的盲目或者是危險到極點的：所以我必須每日尋求藉着聖靈所開啟的眼睛看清楚一切的事。

有了這個，我可以用這種思想安慰我自己，就是如果我見證我所看見的事，我的見證被那些盲目的人所拒絕，我所遭遇的並不比我的主所遭遇的更壞。我可以像他一樣

存忍耐，保全生命，」並且哀憐我所不能醫治的那種盲目。世界對於神的事是盲目的牠「不領會神的事，而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是只能藉着靈解釋的。」只有心思屬靈的人能看得見屬靈的事。「那些不信的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這種情形在今日與在二十世紀以前是一樣的真實。他們「與神的生命隔絕了」的原因，就是「他們心地昏昧，自己無知。」清楚的頭腦和盲目的心也許有時會在一處，但在屬神的事物上，若是心瞎了，頭腦也必是瞎的。最明敏有資質的人，能看透宇宙間奧妙的事理的人，若不是得着生命的光照亮他的眼睛，對於敬虔和神恩惠的奧秘仍是全然盲目的。正像某伯爵聽過一位有能力的講道的人講完聖靈在信徒心中的工作以後，述說他一點不明白這位傳道的人所講的；他問在聽衆中有甚麼人明白沒有，使他驚奇的就是一些貧窮沒有學識的人，不但完全明白，而且覺着他們所聽的是喜樂的信息。

我或者還能記得有一個時候這些事在我自己看也是奧秘不能明白的事：我譏笑真理的時候是因為那時我盲目不能看見，所以我當用慈愛對待那在我四圍盲目的世人，求神使他們的眼睛能看見他們現今所輕視的榮光，正像我從前這樣需要看見一樣。

我自己最真實的生命是「隱藏」的，不屬靈的人不能明白。我的生命所喫的是一種「隱藏的嗎哪」。我有「食物喫，是世界所不知道的」。「白石」上所寫的「新名」是「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的」。「世人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我不能使世人明白那使我的生活與他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秘訣。我甚至不能述說：因為我需要用的言語在那不屬靈的人聽着就像外國語言那樣不能明白。我心中的喜樂和隱藏的憂愁也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我因我自己的罪和別人的罪所發的哀歎，並我與神相交所得的那極大的喜樂，也是他們所不懂得的。他們聽我說到這些，但不能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我從祈禱中所得的能力與安慰，他們一點也不知道，因為在他們看祈禱不過是一種乾燥無用的形式。我甘心樂意爲基督捨棄甚麼，在他們看都是愚拙。我堅決不肯作一切與那位看不見的主的旨意相反的事，他們以爲是一種可笑的固執。在我看不過是順服神旨意的事，他們譏諷說，我「好得過火。」他們見我「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的路，就以爲怪；」以爲怪，因爲他們不能了解那種比他們自己所有的更高的感覺和心志，所以有這些情形的原因，就是因爲他們是「盲目的。」我不要向他們發怒，甚至不十

分感覺驚奇。我只要哀憐他們，並且求神使他們能看見。世界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光；光是足彀用的。所需要的乃是睜開的眼睛。光是治療黑暗的，不是治療盲目的。天上的光可以藉着取火鏡攝集在一點，發出極強烈的光輝來；但如果將一隻瞎了的眼睛放在那裏，那隻眼睛一點不能看見。牠只能完全被毀壞了。我當每日爲我自己祈求說：「主啊！求你開我的眼睛！」我也當這樣每日爲世界祈求。有一個人說：「這世界的景況是何等可憐！牠要自己的領路者，牠的領路者乃是完全瞎眼的！」

一九三五，四，六，譯於宿州。

一件請注意的事

凡訂刊購書改址等信件以及訂刊購書的匯票皆請寫

北平甘雨胡同二十九號靈食季刊社收

凡寄與編者個人的信件與靈食季刊社無關者皆請寫

北平甘雨胡同二十九號王明道先生收

現代基督教青年會的罪惡

看見現代基督教青年會（以下簡稱青年會）的罪惡並牠給予基督徒和不信的人的損害，十幾年來我的心中所感到的苦痛真難計算有多少。許多次想應當將青年會的罪惡盡量的宣佈一下，好使許多人不至再受牠的損害。但因為種種的緣故耽擱了這許多時候。近來在各地工作，一天比一天多聽見看見青年會的罪惡，也一天比一天多遇見受了牠的損害的人。到這時只覺得神的使命臨到我的身上，要我不顧一切將這與教會與社會有害無益的現代的基督教青年會的罪惡盡量的宣佈出來。我不是不知道我寫這篇文章要招來許多反對攻擊，惹起許多的人反感，不過我既看清楚青年會的罪惡和牠給予教會並社會的損害，並且又從神得着這種使命，若再緘默不言，我就不配再稱爲基督的僕人，不配再爲神作工，不配再站在我的元帥基督的麾下。我的元帥基督並不這樣膽怯畏葸，怕得罪人。他曾放膽責備那些掛着宗教招牌欺騙羣衆的法利賽人和文士，他將他們的假面具在衆人面前揭破，他將他們的罪惡盡量的宣佈出來。他這樣作不是爲他自己的任何種利益。他爲神的真理，爲羣衆的益處打算，不得不這樣作。他不是不知

道他這樣作要犯衆怒，招攻擊，只因他順服神和愛人的心勝過了畏懼苦難的心。所以他便不顧一切，勇敢無畏的講了他當講的話，作了他當作的工。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便遭遇了他所遭遇的那一切苦難和羞辱，甚至被他們釘在十字架上。我深感覺慚愧，因為我離我的主所要我到的地步還很遠；但我不敢不勉力奔赴他要我奔赴的標準。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現在拿起筆來寫這一篇文字。

在這裏我先要聲明一件事：我現在所要寫的乃是現代青年會的罪惡。青年會創始的時候並不是像現在的樣子，創立青年會的人也不像現在一般青年會的幹事們。可是演到現在和最初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我所說的就是現代的青年會。我再要聲明的就是我所指責的青年會的罪惡是指着整個的青年會說的。青年會中或者還有極少數熱心愛主的人，因為甚麼緣故還未曾脫離青年會。他們中間也許有人還想要對青年會加以挽救。我們不能不尊重這些人。然而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極少數的人的緣故，便對青年會加以寬容，眼看着牠去敗壞許多人。我寫這篇文字，不是對人而發，乃是對整個的青年會。至於青年會中大多數的腐敗分子，因為我說着他們的黑幕和劣跡，以致反對我，毀謗

我辱罵我，攻擊我，我都毫不介意。我已經準備忍受這些。我既然寫這一篇文字，就早已將這一切置之度外。若是因為我的這篇文章幫助一些人曉得青年會的罪惡，因而躲避牠不受牠的損害，我雖然因此多受些辱罵，多遭些反對，也覺得十二分的快樂了。

青年會的第一樣罪惡就是他們打着基督教的招牌去辦一些與基督教無關的事。同時還說他們是爲領人信基督。你若問青年會的幹事們說：「你們辦青年會的目標是甚麼？」他們如果知道你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他們必要回答說：「我們要藉着青年會領人歸向基督。」但我們若詳細查考他們的工作，便知道他們所辦的事業只有映電影、演戲劇、打球、滑冰、開食堂、浴室、理髮館、寄宿舍，比這個較爲高尚一些的不過是書報閱覽、學術演講、辦幾所學校，提倡些甚麼教育運動、衛生運動、兒童幸福運動、社會改良運動，高起興來再來個宗教運動，請幾個和尚道士，講幾段金剛經、道德經，再請幾位以色列人猶大的門徒講幾段新神學和社會福音。如果他們真是藉着這些事業引人認識基督，引人到基督這裏來，（自然這在事實上是絕對不能的）我們也就不說甚麼了。但他們何嘗作這些事。許多人可以作見證說，他們作了幾年的青年會會員，到青年會去看過幾百次

電影戲劇，打過多少次球，滑過多少次冰，在青年會的寄宿舍裏住了多少日子，在青年會的食堂裏喫了多少頓飯，差不多天天到青年會的閱報室裏去閱報，時常到青年會的演講會去聽演講，但從來沒有人對他們講過一次基督教救人的要道。事實既是這樣，那麼青年會的幹事所說，「我們要藉着青年會領人歸向基督」的話是不是謊言呢？青年會上面冠以「基督教」幾個字，是不是「掛羊頭賣狗肉」呢？如果他們正式聲明將「基督教」的招牌摘下去，也不再告訴信徒說他們的目標是爲領人歸向基督，此後就作爲一種社會上高尚娛樂的會集，那我就甚麼話也不說了。如果總是這樣「掛羊頭賣狗肉」，我爲真理的緣故總不能不堅決反對的。

青年會的第二樣罪惡就是他們聯合教會中的不信派（即新神學派）與真理爲敵。今日各處教會中都顯見有兩派不同的領袖和傳道士。一派是篤信聖經和基督爲罪人死的福音的，另一派是批評聖經不信救恩的要道的。這一派批評聖經的教會領袖和傳道士並不承認他們不信聖經和救恩，他們會用極巧妙的方法遮掩他們的不信。一面他們卻宣傳那種敗壞人信心的僞道。這些人是真道的仇敵，是用親嘴作暗號賣耶穌的。各

地的青年會總是與這般人合作。各地的青年會不開關於宗教的演講會就不用說了，只要有關於宗教的演講，十次中至少有九次是請這些新神學派或是傳社會福音的人演講，不過這些人當中有的旗幟鮮明，公然宣傳反聖經的理論，有的狡詐一些，不明然表示他們的信仰就是了。六七年前在北平有一位傳純正福音的使者從遠方來，開了些日子布道會。他纔走不久，青年會便開了七八天的擴大講經會（？）每日由一位講員擔任，這幾位講員除去一兩位我不十分認識外，其餘完全是新神學派的領袖。他們所講的完全不是反福音的學說。（無論他們承認不承認事實就是如此）他們這樣作明顯是故意抵制那位傳福音的人所傳的道。掛着「基督教」的招牌，不領人歸向基督，已經是名不符實了，如今竟作這種與福音爲敵的工作，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呢！

青年會每年夏季都開幾處學生夏令會。別國我不知道，中國各地青年會所開的夏令會中的講員和領袖差不多完全是不信派（即新神學派）和傳社會福音的人。在這些夏令會中這些不信派的講員竭力將他們那種似是而非的道理灌輸到一般赴會的青年人心中去。未曾信主的青年人中了他們的毒，以後更難悔改信主，已經信主的青年人

所有的一些尙未堅固的信仰被他們毀壞得不可挽救。這些鐵一般的事實，不曉得使多少虔誠的聖徒悲哀歎息了。「基督教」青年會非但不能引領青年人信靠基督，反倒敗壞青年基督徒的信仰。假使創立青年會的維廉佐治先生活到今日，恐怕也不免因為創立青年會後悔了罷。

最近艾迪博士到中國來，青年會到處爲他大宣傳，說他是大佈道家，在各地開佈道大會，事後並大作報告說，某處多少人決志信基督，某處多少人決志入查經班。其實艾迪博士最近在中國何嘗傳過福音？他在中國大多數的演講都是與福音毫無關係的。他所講的是改革政治，剷除毒物，普及教育，提高人格，農村運動，社會服務，以及其他種種屬世界的事。我說他沒有傳過福音麼？不是的，他也傳過幾次福音，但他所傳的就是我上文所提的那一般傳道士所傳的社會福音。雖然他自己也會聲辯說，他傳基督教恩的福音，不傳社會福音。但事實最爲雄辯。他的講演和他的著作已經足能證實他的聲辯是「言不由衷」的話了。青年會就是與這種人合作，請這種人演講，爲這種人宣傳。我們總未曾聽說甚麼地方的青年會請篤信聖經宣揚救恩福音的宣道士講道。我一點不希奇他們

這樣作，本來他們中間大多數的份子都不是真信基督的。他們與那些不信基督的宣教士（？）合作，卻不與篤信基督的福音使者合作，本是在情理中的事。不過口頭上說領人歸向基督，實際上卻與那些敵擋基督的人携手，共同作破壞信仰宣傳「別的福音」的事工，這真使我不能緘默不言了。

青年會的第三樣罪惡就是他們掛着基督教的招牌到處向那些富貴的人們脅肩詔笑，逢迎獻媚，目的無非募化幾個捐款，好供給會中的開支。他們表面上說是徵求會員，聯絡感情，實際就是到處詔媚富貴，向人伸手討錢。他們表面上喊些反對軍閥政客剝削民衆脂膏的口號，唱些資本家不當苦待勞工的論調，實際上他們還專是仰這般人的鼻息，靠這般人的豢養。說起青年會詔媚貴人巴結財主的那種醜態來，簡直令人肉麻，這是許多人可以作見證的。因爲這個掛着「基督教」招牌的青年會到處演這種醜劇，基督的名不曉得受了多少輕藐和羞辱。傳福音的工作不曉得加了多少困難和阻礙。想到這裏真令人欲哭無淚了。我說的這些可恥的事實，就是那些青年會的幹事們聽見，在清夜捫心的時候，大概也總不能不承認罷。

青年會的第四樣罪惡，就是將有害的娛樂介紹給許多青年人。就拿映電影一件事說罷。有的青年會所演的影片竟與普通營業的電影院所演的影片沒有分別。我雖然說信徒最好不看電影，但我卻不對一切影片都加以反對。我只反對誨淫誨盜的影片。不過大多數的人因為要放縱情慾的緣故都喜歡看那些香艷——其實是淫穢——的影片。高尚有價值的倫理影片、宗教影片、教育影片、科學影片，反不及那些接吻、跳舞、裸體、淫奔的影片能招致顧客。影片公司和電影院不過以賺錢為目的，誰還去問看電影的人受甚麼影響不受。因為有這種情形，所以要看好的影片，雖不能說絕對沒有，卻也像鳳毛麟角了。青年會縱不能領人歸向基督，最低的限度也不當領着一般青年人走墮落的路。誰知道青年會的幹事為籌募經費招徠青年起見，竟不惜同一般只顧營利不問顧客利益的電影院競爭起營業來。不問影片的好壞，一律放映。於是在「基督教」青年會的大禮堂前竟高高貼起「浪漫女明星克拉寶」、「美人成隊，玉腿齊飛」、「風流寡婦」、「嫦娥愛少年」，還有許多寫出來污人眼目的廣告和圖畫。禮堂外面的廣告如此，禮堂中銀幕上所映的影片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北平我住的地方離青年會不過一里多路，幾年來每

走過青年會的門前，總會有這些惹人注目的廣告，映入我的眼簾。

在北平的青年會，總有一件極可怪的現象，就是他們演那些淫穢的電影的禮堂左角上，正是青年會會所房角石所在的地方。那塊房角石上刻着一句話說：「此基而外無他基，基也者耶穌基督也。」如今他們就在這座以基督耶穌爲房角石的禮堂中大演淫穢裸體浪漫爭風的影片，就在這座禮堂前面張貼不堪入目的廣告和畫圖。這是多麼褻瀆，多麼令人痛心的事啊！

我提到北平青年會禮堂中演電影的事，也許北平青年會的幹事們要爲他們自己辯護說：「我們的禮堂早已租給電影院了。他們所演的電影怎樣，我們是不能負責任的。」這種辯護的話真是太無意味了。北平青年會的禮堂在未曾租給電影院以前，是不是已經多日映過電影呢？青年會自己映電影的時候，所映的都是甚麼影片，想北平青年會的幹事總不至這樣健忘，忘到一點都想不起來罷。再進一步說，今日在青年會禮堂中映電影的固然是電影院，但映電影的禮堂是不是青年會的產業呢？假使青年會不將禮堂租給電影院，電影院的主人還能強佔青年會的禮堂映電影麼？北平青年會如果真是經濟

困難到極點，不將禮堂租給電影院，沒有別的方法能維持下去。那麼至少也當爽爽快快將房角石上那句話鑿下來，還可以使基督的名少受些褻瀆。

一九一九年冬我在一個學校教讀，寒假時回到家中，因為我家離青年會很近，所以我每日到青年會去看報。（那時我還未曾蒙召，也未曾看明青年會的罪惡）那裏除去幾份日報以外，還有十來種週刊，月刊，季刊。（這些刊物多半都夭折了）在那些刊物中有好幾種極端攻擊宗教的。有一天我受了牠們裏面幾篇文字的影響，幾乎不再信有神。感謝神，他從極大的危險中將我救拔出來。不然，我真不知道以後到了甚麼地步。自那時以後我便再不敢到青年會去閱報了。宣傳無神學說的刊物在無神黨所辦的俱樂部裏陳列着是當然的事。就是在普通的閱報室內陳列着也不足奇。所奇的就是以掛着「基督教」招牌的青年會，不陳列傳揚福音的刊物，反陳列無神黨宣傳無神主義的刊物至數種之多，這是多麼矛盾的事！青年會的幹事還有辭可以自解麼？

青年會腐敗到這種地步一點不足希奇，因為辦青年會事業的人大多數是沒有信仰的。青年會的幹事們聽見我的話一定要爭辯說：「你怎麼說我們是沒有信仰的呢？我

們是基督徒，我們信基督，不過我們不像你那樣迷信，那樣愚腐，那樣落伍，那樣開倒車罷了。」好了，好了，篤信聖經，篤信基督的救恩，是迷信，是愚腐，是落伍，是開倒車，青年會的幹事們自己已經承認他們是沒有信仰了。還用我再舉甚麼證據麼？我固然不敢說所有青年會的幹事們都是沒有信仰的。青年會的幹事裏也許有很虔誠很愛主的信徒，但總不會很多。全中國有城市青年會的地方有四十幾處，這些地方我至少有三分之二都到過，我既不眼瞎又不耳聾，還有看不見聽不見的理，不說我觀察所得的，就以他們自己的言論態度和工作來說，就足證明他們中間大多數是沒有信仰的了。事實最爲雄辯，他們承認不承認又有甚麼關係呢？暫且不提別的，青年會的幹事們總不敢不承認基督徒決不可缺少靈修的工夫罷，但我請他們拿出良心來在天底下說實話，他們中間每天用一刻鐘祈禱讀經的人究竟有多少？他們若覺得不好回答，可不可請認識他們的人或他們的鄰舍替他們回答一下，以這般人去辦青年會，還能希望有比現在更好的成績麼？

青年會在二十年前在中國也會有過一頁光榮的歷史，別的我就說不上了，只說那時候的書報部，就確實對青年人有過不少的貢獻。那時協會書報部的出版物除去幾種

關於衛生或體育的書籍以外，大多數都是關於聖道或靈修或栽培青年人德行的書籍。而今那些刊物都漸漸銷聲匿跡，代替牠們的除了體育、衛生、政治、主義、教育、兩性、傳記等等刊物外，所僅有的關於宗教的刊物，都是新神學派或社會福音主義者的作品。還記得我在中學的時候，正值謝洪賚先生任協會書報部的幹事。那時我對謝先生的作品或譯品幾乎無一不讀，所得的好處至今不能遺忘。謝先生的文字十之八九都是幫助青年人信仰和德行的。現在青年會中再要找像謝先生那樣的人，還可以尋得見麼？反過來說，今日青年會腐敗到這種地步，即使再有像謝先生那樣的人，恐怕在青年會中也不會有立足之地了。

現代的青年會給予社會最大的損害就是攔阻人不容易信基督教。青年會的腐敗不但愛主的人看得出來，就是社會中一般不信基督的人何嘗看不出來。社會上對青年會的評語是甚麼？有氣節的人士對青年會在富貴人前奔走逢迎的醜行是怎樣的輕藐鄙視？這些情形我們不在青年會的人或者比青年會的幹事還多知道一些。大多數中國人對於基督的道理可以說完全不認識，就是少數認識的人所認識的也很淺，他們不知道

教會與青年會的分別。許多人以爲牧師就是青年會的幹事。我屢次在旅行的時候與同車或同船的客人談話，他們聽見我說是傳福音的，便問我是不是在青年會作事。我明說我是傳福音的，他們還問我是不是在青年會作事。可見他們常是將青年會與教會混在一處，將傳道人當作青年會的幹事。許多人看見青年會的劣蹟便輕看了基督的道理，毀謗基督的名。還記得十幾年前中國反對基督教風潮最烈的時候，反教的份子常以青年會的劣蹟攻擊基督教的把柄。我們看見這些批評的話真沒有話可說。他們說的有許多是事實。多少不明白內容的人就這樣誤會，以爲青年會就足以代表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就是傳道的人，甚至以爲青年會的會員就是基督徒。這樣青年會對於傳道的事工不但沒有好處，反倒成了傳道的障礙。不信的人的絆腳石。其實青年會與基督教真沒有多少關係，只因他們掛了一塊「基督教」的招牌，便使基督的名和傳福音的事工受了這樣大的惡影響。想到這裏，我真一萬分的希望青年會快些正式將「基督教」的招牌摘下。青年會既免得因着受基督的牽連遭社會的輕看，基督也免得受青年會的連累多受許多羞辱。我們傳福音的時候也可以減少許多障礙，豈不是一舉三得的事？自然現在

青年會的人也感覺「基督教」這個名詞害他們不淺，所以他們在許多地方已經不提這個名詞，只單稱「青年會」，不過如果他們肯正式將這個招牌撤去，效果一定還要大得許多，又何樂而不爲呢？

青年會給予基督徒的損害更是多得不可勝述。信仰不堅，固真理的知識不充足的信徒，因為青年會掛着基督教的招牌，便以為青年會是他們可去的地方，以為青年會的聚會是能使他們得益處的，以為青年會的領袖和他們聚會所請的講員可作他們的導師，卻不知青年會不但不能幫助他們，反倒適足以敗壞他們的信仰和德行。這些軟弱的信徒就這樣因為不明白的緣故受了青年會的害，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啊！

青年會腐敗到這種地步，已經足夠使人痛心的了。不想到有些教會的領袖們，竟看不出青年會的好成績來，他們恨他們自己的教會趕不上青年會，於是便「當仁不讓」，也努力的效法青年會，創辦甚麼「社交會堂」。在其中豫備打球場，彈子房，浴室，食堂，映電影，演新劇，開交際會，音樂會，歌詩班，辯論班。這些教會既走了青年會所走的道路，自然必有青年會的成績，那是不用問便可知道的了。你若疑惑我的話，不妨去到那些社交會堂

去調查一下，再想想我說的話對不對。

最令人不解的就是有些篤信救道的信徒和傳道人，明知道青年會的危險和罪惡，也看出來青年會給予許多人的損害。但他們卻不肯遠離青年會，反對青年會只是虛與委蛇。青年會徵求他們作會員的時候，他們允諾；青年會開甚麼會的時候，他們也參加；青年會有甚麼事請他們幫忙的時候，他們雖然不盡心竭力去作，但總要敷衍周旋幾次。推測這般人的心理，總不外乎「怕得罪人」。他們不願表示反對青年會，免得惹出反感，多樹仇敵，使自己的名譽利益受損失，招來人的笑罵和反對。如果不是爲這個緣故，就是他們誤解了「追求和睦」的教訓，以爲表示反對青年會就不免失去和睦，違背主耶穌所講「愛人」的教訓。豈不知我們如果眞愛人，正應當反對一切抵擋真理和與人有害的事物。我們的主那樣愛人，然而他毫不留情的嚴厲責備那些假冒爲善的法利賽人和文士，又將在聖殿中作買賣的人趕出去，推翻他們的桌子。正是因爲這些篤信救道的信徒和傳道人不表示反對青年會，所以青年會更多害一些人。不能分辯真假的軟弱信徒，看見那些篤信救道的信徒和傳道士不反對青年會，有時還與青年會攜手，就以爲青年會

必是與人有益的。偶爾有一兩個勇敢嫉惡的信徒出來攻擊青年會的罪惡，許多人就要說他們是好挑起爭端，破壞和平。不然為甚麼別的熱心的信徒對青年會沒有甚麼反對的表示？惟獨只有一兩個人這樣態度強硬呢？如果每一個篤信救道看出青年會的罪惡的信徒都對青年會表示反對，最低的限度也能減少青年會幾分勢力，多使一些人明白青年會的危險和罪惡，少使幾個人受青年會的害。如果我們因為避免得罪人的緣故，以得罪神，那真是最不上算的事了。

真實屬基督的人，今後應當怎樣對付這與真理為敵使多人受害的青年會呢？容我現在提出幾樣當作的事來：

一、遠離青年會，不加入青年會為會員，不任青年會的董事，不在青年會作幹事。已進入會的應當急速出會，已經任董事的應當趕快辭職，不可因顧全人的顏面，以致不順服神作幹事的應當另找別的事作。免得與青年會的罪有分，以致得罪神。（我這話是為愛主的人說的。）

二、不參加青年會任何種會集和工作，不赴青年會所開的夏令會。

三、不捐款與青年會，更不爲青年會募捐。

四、教會的事工和聚會不與青年會聯合，也不容青年會參與。（青年會中若有真實信主的人以個人的立場參與是可以的。）

五、將青年會的危險和腐敗的情形指示人，叫人防備以免受害。

六、幫助不信的人明白青年會與基督的福音是沒有關係的。解除他們的誤會，以免他們受青年會的影響不肯信主。

七、認清楚我們是反對青年會，不是反對青年會中的甚麼人，切不可攻擊青年會的幹事，董事，和會員。不可向他們個人存惡意，仇恨，惱怒，和輕藐。不可與他們個人以難堪。我們恨的是青年會的罪惡，但我們切不可恨任何人。

末了我要聲述，按我個人的私意我真不願意寫這一篇。我知道因我盡力攻擊教會中的罪惡，攻擊那些反對聖經的道理，樹的仇敵已經數多的了。如今再明明提出青年會來，聲述牠的罪惡，勢必惹起更大的反感，招來更多的辱罵。我自己實在想避免這些痛苦和損失。我幾次想擋筆不再寫，但我一覺得心裏似乎有燒着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

忍不住，不能自禁。」我現在深深明白了先知耶利米的苦衷和困難。感謝神，他對他的僕人耶利米所說的話也安慰了我，堅固了我。他說：「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耶一章七八節。「所以你當束腰，將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衆民反對，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一章十七至十九節。我既清楚知道神要我寫這一篇，我就確信他必與我同在，既是這樣，我還怕甚麼呢？

這篇文章寫完了，青年會的幹事們讀了以後，無論怎樣辱罵我，攻擊我，反對我，毀謗我，我都一言不發。只要神藉着我這一篇文字幫助一些人遠避青年會，防備青年會，不受牠的損害，我自己不論因此受甚麼毀謗攻擊，都是甘心樂意的。

一九三五，四，二八，西安。

鑒察人心的基督

Q. H. Krieg 原著

「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甚麼？」可九章三十三節

這不是一個探訊的問題，乃是一個定罪的問題。主走在前面，心中充滿更大的事務；門徒在他的後面緩緩而行，他們知道他與他們相離很遠，不能聽見他們所說的話。因此作了一番在他們自己幻想以爲他決不能知道的談話。當他們坐在屋子裏，聽見他忽然問他們說，「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甚麼？」的時候，必是十分的驚訝。他們「不作聲」這並不足希奇。他們羞愧得無話可說。但他不用等他們告訴他甚麼。他立時叫他們知道他始終知道他們所作的一切事。他作的這件事使我想起以利沙的僕人基哈西追趕乃縵，向他索取他的主人推辭不要的財物，以後轉回來毫不自覺羞愧的站在他主人面前。先知對他說，「那人下車轉回迎你的時候，我的心豈沒有去呢？」以後又將那驚懼不安的僕人往回走的時候心中所想的都說了出來，「買橄欖園，葡萄園，牛，羊，僕婢。」知道了他的心，並且因此刑罰他。好可怕呀！

但我也必須這樣想到我的主人。我歡喜想到他是有恩惠慈愛憐憫的；但我是否也

想到他是一位深深鑒察人心的呢？我喜歡想到他的眼睛是充滿憐愛的眼睛，哀哭過的眼
睛，從他的眼睛裏會有同情的淚在伯大尼流下來，當他舉目觀看那將要傾覆的耶路
撒冷城的時候，也曾有憂愁的淚落在橄欖山坡上。但他也是一位聖潔的鑒察人心者！他
詩「眼目如同火焰。」他在世上週遊三十三年，那些遇見他或跟隨他的人並未曾想到
他知道他們每一個人的思想和感覺。就連他的門徒也不多知道他是怎樣看透他們心
中的動機和野心。若是他們知道他們的主的眼睛時刻看透他們一切的事，他們一定要
怎樣的感覺羞愧！若是猶大知道他一切卑鄙賣主的計畫在他心中盤旋的時候，主的眼
睛就已經都看出來，他要怎樣的恐懼戰慄！若是彼得知道在他的口還未說出一句不認
主的話來以前，主就看見他的膽怯，他要怎樣的羞愧難當！若是雅各和約翰在他們那種
狂妄的野心還未顯露在他們衆弟兄面前以先，就想到他們的主的眼睛已經都看見，他
們要受到何等大的打擊！

但這位明曉人的意念鑒察人的心思的基督每日都看透我的一切事，像他昔日看
過他們中的任何人一樣的清楚。若是我實覺出來這件事實，我一定比現在更加聖潔許

多可歎我的主是全知的這一件事，在我看不過是一種道理，並不是一件實際的事。這件事在我的信條中有一個地位，但在我良心中卻難有地位。若是他知道我心中一切所的思想正如我自己知道一樣，他這樣忍耐我，容我作他的門徒，真是奇妙的恩典！

大多數的人都喜愛家中的燕居，因為在那裏他們可以躲避那些無情的眼睛的鑒察；在他們家中自己住的屋子裏他們覺得更加自由些。他們能躲到這個地方去，覺得那裏沒有一個人注視着他們，這在他們是一種解放。或者他們有些秘密的計畫是他們在這裏可以進行的，有些嗜好是他們在這裏可以滿足的，有些發明的東西是他們在這裏可以完成的，或者他們有些在人面前沒臉去看的書在這裏可以去讀；他們在這裏可以盡力滿足任何種隱密的慾望，或是合法的，或是犯罪的，總有些事物使這隱密的內室成為一種放佚的地方，或是得安慰的所在，在那裏可以不受別人眼睛的窺視。若是我覺得這樣，我就當記得，嚴格的說起來，我總不會有一小時這樣的獨處。我總是被監視的，就是在那裏我心中一切所思想的也都是被人知道的。誰知道呢？若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不過是說，「去世的聖徒知道」，這已經足夠可怕的了。若是我看見那些已經過到帳子那邊

的人向下看我，照他們以前所不能作的觀察我；若是我想到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在他們去世的時候還信我是誠實清潔的，現在卻清清楚楚的看見我一切的事；這是多麼可怕的事！若是只有這些人清清楚楚的看着我，他們的鑒察或者還是能忍受的。縱使查看我的是聖潔的天使，也是可以忍受的。但是那每時每刻鑒察我知道我最隱密的生活中的一切事的，就是我承認我所跟隨的基督，我承認我愛他過於一切的這位基督，爲我死特爲使我成爲誠實清潔像他自己一樣的這位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主人。當他看見我那缺少信賴的心和我的罪惡的時候，他注目看我豈不一定要像他在昔日受審的地方當彼得那樣忍心不承認他的時候注目看彼得一樣麼？那一種注目而視，不是單出於鑒察，也不是出於忿怒，也不是出於懊惱，乃是出於受傷的感情；這是一位正在經驗着極深的痛苦，眼見素日自稱是他真實的朋友的人，現在竟是這樣待他不忠誠，因而發出來的憂愁的注視。

在人要作一件不正當的事的時候，縱使在這屋子裏有一個小孩子的眼睛看着，將要有多少犯法的事可以不致實現出來！一個小孩子的眼睛尙且有這樣的能力，我主的

瞬難道在我身上沒有制止我爲惡的能力麼？拉第米爾在卜納監督面前受查問的時候，起初他很大意的回答一些話；但他聽見在牆上所掛的帷幔後面有沙沙的寫字聲音，他知道在這據他想是密室中所說一切的話，都在有人記錄，他便在回答的時候特別加以謹慎了。巴不得我們時常想到那一位雖然在帷幔後面，但看透一切事也看透我的心的主，那看不見的手中所拿的那枝看不見的筆！可惜在我的生活中我竟像感覺除了我自己以外並沒有別人監視着我一樣！

想到主總不打盹的眼睛常照顧我，這是足能安慰我的；但我想起那不打盹的眼睛總是看到我的裏面，我有甚麼感覺呢？這種感覺或者使我驚恐，正像囚犯在監獄中，那監禁的屋門上有一個小孔，小孔後面有一個守衛者站立，他的眼睛無論日夜一刻也不離開那囚犯一樣。起始這不過是一種煩擾，但經過多日以後，竟成爲心中極大的苦楚；因爲那時視的眼睛不論他在監中的小屋內走到那裏總是追逐着他；這眼睛總不閉起來，也總不轉向別處；這種注視成爲他的一種極深的苦痛，最後竟使他變成癲狂。那看不見的基督的眼睛就是這樣總注視在我身上。或者我不喜歡，但這卻是一件事實。我當實覺出

來這是一件事實，並且當有一種不怕他注視的生活。若是在我心中有一些思想，當我實覺出來牠們是甚麼思想的時候，我自己都感覺赧顏。若是我有一些意志和動作使我驚詫，因為我看見牠們表顯何等深的邪惡，若是我想道「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或是聽見我的神對我說「你們口中所說的，心中所想的，我都知道」我更要怎樣的羞愧呢？所以我當問今日我主的眼睛在我心中所看見的是甚麼信呢？還是不信呢？愛心呢？或是冷淡呢？追求上面的事呢？或是走向墮落的路呢？他看見激勵我的每一種動機，並支配我的每一種情感。那樣他看見我爲愛他而作的有多少呢？爲愛我自己而作的有多少呢？爲得人的稱讚所作的有多少呢？爲神的榮耀所作的有多少呢？他今日看我是否因爲我愛世界以致憂憂愁愁的看我，看見我站立得不穩固因而感覺驚奇，因爲我背棄了我向他所立的願以至愁苦呢？或是因爲我的恒心喜悅我，因爲我的膽怯鼓勵我，因爲我那種雖然不完全卻是眞誠愛主的心用愛心看我呢？

如果回答這種問題的時候我滿面羞愧，想逃避顯明我的罪的那種注視，我就當逃避到了字架的蔭下。當我真認識我自己的時候，只有一種極大的救贖能安慰我。但那位

「聖潔者」是「赦免人罪的」而且是「樂意赦免人」我當將一切的事都告訴他，這樣他必向我顯明他豐富的恩惠。但罪人必須先認罪，然後審判官纔能赦免他。只有在我誠實對付我的罪的時候，神纔要以慈愛對待我。

父母的十六不可

一九三五，四，一二，譯於開封

一 不可凡事任兒童的意，當責備的時候責備，當約束的時候約束。許多兒童長大以後，性情惡劣不堪挽救，就是被無知的父母縱容而成的。

二 不可常在人前責罵兒童，使他們失去自尊的心。也不可常在人前誇耀兒童，長他們驕傲的心。

三 不可常常給兒童食物喫，毀傷他們的腸胃，養成他們的壞習慣。

四 不可在自己不快活的時候向兒童發氣，這是與兒童極有害的事。

五 不可欺哄兒童，也不可輕易應許他們甚麼事。如果應許就必須爲他們成全。不然，你要對他們失去信用，而且他們也要效法你這樣欺哄別人。

六 不可容兒童向別人索要錢財，食物，或別樣東西。

七 不可容兒童毆打或辱罵別的兒童，或奪取別的兒童的東西。

八 不可容兒童輕慢老年人。

九 不可容兒童虐待或殺害小生物，養成他們的殘忍心。就是蠅蚊等類的害蟲或老鼠也只可殺害，不可虐待，也不可用殘酷的手段殺害牠們。

十 不可容兒童毀壞公共的物件或別人的東西。

十一 不可容兒童交接不良的伴侶，也不可容他們與不好的成年人往來。

十二 不可容兒童閱讀與信仰德行有害的書報讀物。

十三 不可容兒童看不好的電影，聽不好的歌曲戲劇，作含有賭博性質的遊戲。

十四 不可容兒童說謊，偷竊，出污穢的言語。

十五 不可在言語行為上給兒童留不良的印象，作不好的榜樣。

十六 不可忘記教導兒童敬畏神，學習禱告，誦讀聖經。

一九三五，六，一一，北平。

基督徒的處世常識（續第三十三冊）

二十六 慶弔

基督徒與親友有慶弔的往來，當本着經上的教訓，「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去作。不當像不信的人只作虛偽的應酬，或存着詔媚逢迎的心意，藉此爲自己謀利益。

基督徒與親友有慶弔的往來，凡不違背眞道的事都可自由去作。不過有幾個原則萬不可忽略：第一，無論作甚麼都當想到神的榮耀；第二，無論作甚麼都當想到別人的好處；第三，無論作甚麼都當想到自己的信仰與德行。

到人家中去賀喜，不可說使別人感覺不快活的話，也不可有使人感覺不快活的舉動，掃人的清興。到人家中去弔慰，不可說喜笑的話，也不可有喜笑的舉動，似乎是有幸災樂禍的意思。雖然信徒家中有人去世，不像不信的人那樣沒有指望，但離別總是一件使人悲傷的事。到人家中去賀喜，要記得「與喜樂的人要同樂」的教訓；到人家中去弔慰，要想到「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的教訓。

到人家中去賀喜，送禮物或金錢，應當斟酌對方的需要和自己的財力辦理。不過一方面要使受者適用，一方面要不過自己的力量，切不可爲送禮而貽借。賀喜送的禮物上面要用紅紙單，上款寫受者的姓名。（照雙方的關係用適宜的稱呼）下款署送者的姓名。（也照雙方的關係用適宜的稱呼）在單上註明禮物的品名亦可。賀喜送的金錢要放在紅色封套內，封好，上面正中寫「賀敬」或「賀儀」字樣，下款寫送者的姓名。「賀敬」或「賀儀」下面可註明金錢的數量。

到人家去弔喪，送禮物或金錢也要根據上面所提的原則。不過大多數中國人因爲多年受拜假神的習俗的薰陶，弔喪送的禮物有許多是不合眞道的。基督徒當十分留意，切不可隨從拜假神的人的習俗。就如送祭奠死人的物品，或在輓帳輓聯的上款寫「某某仙逝」、「某某靈鑒」字樣，或在輓帳輓聯上寫不合眞道的詞句，或在送錢的封套上寫「奠儀」「奠敬」等字樣，都是不應當的。送輓帳輓聯如果不寫不合眞道的話語，就沒有甚麼絕對的不可。不過普通那種歌功頌德編造謊言稱讚死人的話，基督徒也不應當說。如果逝世的人是基督徒，送輓帳或輓聯，上款可寫「某某安息」或「某某息勞」一下。

款不當寫「鞠躬」，可寫「敬輓」字樣。輓帳輓聯已死的人並不知道，也不能領受，一切的話並不是對他們說，乃是爲他們說的。如果去世的人不是基督徒，送甚麼東西都不相宜，莫如送錢。若是送錢就當放在素封套內，外面可寫「賙儀」或「賙敬」字樣，不必寫上款，下款署自己的名字，名字下寫「鞠躬」或「敬上」都可以，因爲錢是送給活人的，但不可寫「敬輓」字樣。「賙儀」或「賙敬」下面可註明金錢的數量。

到人家去弔喪，切不可向死人的棺材或遺像行禮，因爲這種作法是起原於祭祀死人拜假神的人以爲人死後能成神或變鬼，又能享受人的敬拜和祭祀。所以他們在死人的棺材前面擺設祭物，並且敬拜死人。及至將死人葬埋以後，又立起一個牌位來，按時祭祀敬拜。現在有許多人雖然不在死人或遺像前陳設祭物，但向死人或遺像行敬禮乃是從祭祀敬拜死人的陋習所留傳下來的。我們既不信人在死後能成神，能享受人的敬拜，就不可在死人或遺像前行敬禮。若說向死人或遺像行敬禮不過是表示恭敬的意思，那麼人已死去，怎麼還能領受人的恭敬呢？我們這樣不隨從世界的惡俗敬拜死人，不免要開罪於親友，但我們爲持守神的真道，爲順服神，是不當怕得罪任何人的。

到人家去弔喪，不可穿顏色鮮艷的衣服。

有許多不信的人到人家去弔喪，爲表示對死人有感情，哭不出來卻假裝哭。這是虛偽可惡的事。基督徒斷不可這樣作。

到不信主的親友家中去弔喪，遇有接三、送庫、祭奠等等不合眞道的事，絕對不可參加。寧可因此得罪親友，不可因此得罪神。

爲喜事或喪事送禮，若在大城市有銀行的地方，可以送儲蓄禮券，既較比現錢壯觀一些，如受禮的人暫時不支取，日久還可以有利息。爲喜事送禮，也可以買大商店所發賣的禮券，受禮的人可以隨意選購適宜的用品。

到人家去賀喜或弔喪，當留意主人家有甚麼需要人幫助的事，竭力幫一些忙，不可坐視不顧。基督徒無論到甚麼地方，都當利用機會幫助人，纔合乎愛人的道理。

行婚禮的時候，中國外國都有一些不良的陋習，就如鬧洞房、撒米、戲弄新郎新婦，說不正當的笑話等等，都是有害無益的事。基督徒應當嚴禁不作。

到人家去賀喜或弔喪，當留意甚麼時候可以停留，甚麼時候應當辭去。有時主人已

經疲乏到極點，客人還不知道辭去，主人還得勉強着招待。這真是極不體貼人的事。基督徒不當這樣使人受苦。

到人家去賀喜或弔喪，若是作得到，最好不帶小孩子去，免得多勞主人的招待。到人家去弔喪的時候，尤其要留意這件事。

到人家去賀喜或弔喪，如果主人有甚麼招待不週到的地方，不可怪罪他們。要知道他們有極多的事當辦，又有許多客人都得一一招待，無論他們怎樣盡心竭力，也難免有顧不到的地方。不辦過某種事的人總不容易明白辦某種事的難處。基督徒凡事都當爲別人設想，都當學習原諒人。挑長挑短，挑鼻挑眼，是世人的樣子，基督徒一點不當這樣作。若有不信的親戚或同人家中有喜事或喪事，前往慶弔，斷不可因爲怕得罪人，便隨從不信的人那些違背眞道的習俗。如果沒有合宜應付的方法，最好不必前往，只託人送些禮金，倒是一個最妥善的方法。

編者的消息

自上期的消息發出後，於三月廿一日晚乘夜車南下，次日上午到濟南。自廿二日到廿九日在濟南東關講道八天。三十日晨三時半離濟南往安徽宿州，當日下午到宿。

自三月三十一日到四月七日在宿州講道八天。四月八日晨離宿北行過徐州，換乘

隴海路車西行，當日晚九時許到開封。

自四月九日起在開封一位主內弟兄的家中開佈道會，本定八天，因為各方面的需要，臨時將豫備休息的兩天加入，共聚會十天。四月十八日夜乘隴海路車西行往陝西西安，十九日晚到西安。

四月二十二至二十一兩日在西安浸禮會公祈會中對鄉村及城中信徒講道兩天。二十二日休息。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浸禮會傳道人退修會中講道七天。四月三十日與五月一日休息兩天。五月二日至九日在西安城內講道八天。五月九日夜離西安乘隴海路車東行，次日夜回到開封。

自五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在開封六天，在基督教聯合會中講道四天。此外與前次佈

道會中蒙恩信主的人有幾次聚集，又作些個人的工作。十六日夜十一時半乘龍海路車東行，十七日晨過徐州換津浦路車往濟南，晚八時到濟。

五月十八、十九兩日在濟南與齊大蒙恩信主的幾十位弟兄姊妹有幾次的聚集。十九日晚乘夜車北上。二十日晨過天津，換乘北寧路車東行，下午四時半到昌黎。

五月廿一日至廿四日在昌黎工作四天。廿四日夜離昌黎，廿五日上午到平。

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在北平留兩天，二十七日離平到天津，在南開對十幾位學生

講道五天。六月一日返平。

刻下在平工作甚忙，機會良好，此次在平有不到一月的停留。如蒙神許，本月二十九日將離平往北戴河。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九日在北戴河海濱靈修會中講道十天。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營口靈修會中講道七天。七月二十日可以回到北平。希望在平照已往兩年的工作，在基督徒會堂開十來天特別講道會。八月中旬在桔嶺佈道會講道。八月底往山西大同工作七天。九月上旬返平。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〇日，北平。

恩惠超越苦難

The Cross that the Lord

Com. BALLINGTON BOOTH.

(Arr. by W. J. K.)

S. f. 747

主所賜十架雖甚沉重絕不能超過主恩黑雲與幽暗雖環繞我

Chorus.

繞我主笑容常如朝霞若架雖重我主恩更多風雨雖暴

又能奈我何我心喜樂口唱歌傳揚我主大恩波靠主力戰勝惡魔

節一

主所賜十架雖甚沉重但不能超過主恩
黑雲與幽暗雖環繞我主笑容常如朝霞

副歌

苦架雖重我主恩更多風雨雖暴又能奈我何

節二

我心喜樂口唱歌傳揚我主大恩波靠主力戰勝惡魔

荆棘刺我足雖甚痛苦何能比主荆棘冠
我所飲苦杯雖難下嚥總不及主杯辛酸

節三

患難與痛苦雖不能免主恩惠更顯汪洋
只要肯自卑扶助他人我重任更易擔當

恩惠超越苦難